

进城 打工掉了13颗牙

【镜头】同村的张自军死了，在贵州的工地，从脚手架上摔下来，回乡下葬那天，幼子指着墓穴问爷爷，“那是俺爸爸的家吗？”“对了，这是你爸爸的家。”“门口怎么这么小啊？”“不小，这里头很宽敞。”

杜深忠也曾想着打工改变生活。

他打工好多年，在滨州给铁路沿线刻站牌，先在打磨好的石碑上描好字，再用钻头刻下站名，老板夸他刻得好，他听着高兴，沿铁路线刻老长，干完活讨不回钱，杜深忠拒绝老板再次邀请。

杜深忠至今气不过，“这毕竟是手艺，你有本事再找别人，看还能找着刻得这么好的吗？”

提到打工的这段经历，杜深忠总是充满怒气——就是拿着人肉换猪肉吃，农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被逼着出去的。

他有隐隐的痛，早年到莱州帮别人收玉米，收完玉米又要去工地上打工，累得两年掉了13颗牙，现在一张嘴牙床之间还豁着一条缝，疼得睡不着，他也舍不得换，“换一口牙要2000多元，真贵。”听说喝酒缓解牙疼，他每天喝一顿白酒，有时喝上个小半斤，就不觉得疼了。

杜深忠是全村唯一一个每天看新闻联播的人，他说上面的政策都挺好，可到了下面就变味，最后吃亏的全是农民。

同村的张自军死了，留下个还没上学的儿子。杜深忠感慨农民离家打工的辛酸，但他还是和儿子杜海龙说，为什么这么苦还要出去，就因为土地给予的太少了。

杜海龙也进退两难，虽然在城里生活，终究还是融不进去，不熟悉城市里的游戏规则；可出来久了，又不了解农村里的人情世故，“就像在两个点之间飘着。”

杜深忠也觉察到了父子之间的距离感：他爱看新闻和报纸，儿子爱看球赛和选秀节目；他爱弹琵琶，儿子说“琵琶哪有吉他好听？”爷俩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，每次通电话也聊不上两句。

杜深忠觉得儿子不算走出去，但走回来也不现实，“他连农活都不会”。

儿子为什么融不进去？杜深忠说，农村人和城里人就是有区别，“城里人有思想，农村人没有思想。”

认知 土地给予的太少了

【镜头】杜深忠对儿子杜海龙说，“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，实际上我对这个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。咱就是没有办法，无奈。”

一次，在地里，杜深忠说，焦老师，你把摄像机和录音笔都关了吧，我跟你说说心里话。

那是杜深忠第一次跟焦波说，他对土地没感情。

焦波说，杜深忠清楚这些想法有悖于传统认识，怕说出来引起非议，但他认为镜头是神圣的，又想说出最真实的想法。焦波鼓励他，这想法说出来不丢人。

“他太明白了，在传统认识里，农民不爱土地能行吗？”在焦波看来，杜深忠是对土地太有感情，才会对它失望。树贩子把村里的百年柿子树贩运到城里搞绿化，杜深忠痛心疾首，“剃大腿上的肉贴脸上”。

焦波说，杜深忠心中有一个理想的乡村标准。

杜深忠认为，对土地付出应该有相应的回报。村民应该讲道理，崇尚文化。

这些标准更合乎他自己的认知，但却不切实际。

焦波说，杜深忠说不爱是因为对土地还抱着希望，只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，让内心有了埋怨，总要有一个可以抱怨的东西。

杜深忠常常埋怨，他说农民就是一群羊，赶到哪走到哪，自己也是羊，被赶了一辈子。他教育儿子杜海龙，说自己失败了一辈子，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。

杜深忠一直放不下面曾经没发表的2万字文章，文章叫《地魂》，写一对山村里的父子，结尾处，父亲终于成功让儿子离开土地进了城，可走到半路儿子又回来了。

为什么又回来了？

根在这。

据《新京报》



22日，山东淄博沂源县构峪村，杜深忠在地上蘸水写毛笔字，他说门口阳光照进来的一块地方，就是他的“宣纸”。

诗意农民杜深忠
对土地很失望，却离不开

杜深忠出名了。他只是扮演了自己。在《乡村里的中国》这部纪录片里。

他是山东淄博一位普通的农民。他觉得自己是农村的文化人，有着执拗的精神世界。

他认为自己被困在了农村。

这种反差成为纪录片里一个个高潮。

纪录片点映后，来看杜深忠的人拿他自己的话说，“浩浩荡荡”。

被邀请参加电影节，大领导到他家，见了世面，开了眼。

平凡的农民人生终于有了不平凡的地方。

观众们为杜深忠叹息。纪录片总导演焦波说，再精妙的演技也比不上杜深忠那种来自农民内心深处的真实。

“触电” 诗意的农民

【镜头】杜深忠打开门，蹲在阴影里，把阳光照到屋门一步远的空地留出来，用毛笔蘸着水写书法。一幅字写完，他歪头看着，等着水渍慢慢变干。

“太阳亮光从门口照进来一块地方，在我眼里就是一张很好的宣纸。”

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焦波。

杜深忠经常会打开门，把屋里门前的地面擦干净，随着四季变化，这宣纸跟着太阳长长短短。

宣纸对杜深忠家来说，是奢侈品。

每年村里很多家都找他写对联，他练了几十年毛笔字，“落笔成章”。

看到“宣纸”上的《道德经》时，焦波心里一震，眼前这农民“对美的感受太敏锐了”。

这是焦波选择杜深忠的原因之一。

焦波觉得，杜深忠就像自己父亲在农村的位置，是个文化人，但一生都没有走出来，“我如果没从农村走出来，我也是杜深忠。”

在村里呆了373天，焦波在杜深忠身上完成了命题作文。

2012年元旦，焦波接到国家电影局的题目——《乡村里的中国》：通过记录一个村庄一年的变化和风情，反映出农民身上的信念和遇到的挫折，更重要的是困难中的坚持。

焦波选择了自己家乡的一个村庄。杜深忠最终成了片子里的魂。

听说要拍自己家，杜深忠心里打鼓，“我不是反面典型吧？”杜深忠看看自家的灰墙土瓦，笑着摇头，“焦老师是文化人，但一点不嫌弃我的破房子。”“破房子”是1978年盖的，墙上的土坯掉了大半，窗户上糊着纸。

杜深忠这一年活在镜头里。吃饭时被拍、下地时被拍、吵架时也被拍。

他有着农民自己的考量。

一次焦波跟拍杜深忠参加族人葬礼，杜深忠指着一座坟对焦波说，那就是俺爹俺娘的坟。“老人在这里，我太不恭敬了。”焦波跪下，对坟磕了三个头。这一跪，杜深忠对焦波交了心。

纪录片拍完了，杜深忠这样评价焦波和这个片子。他摸了摸胸口，“焦老师走进来了”。

他说这个片子，没有一个镜头是摆拍，没有一句话是提前教的，包括“和俺媳妇打嘴仗”。

电影节上，主持人问杜深忠的妻子张兆珍，你俩现在还打嘴仗吗？

“以前吵架吵得比这还凶呢”。

从广州回来，张兆珍纳闷，拍了那么多画面，用到电影里的咋都是吵架呢。

杜深忠还是他惯有的怒其不争的表情：你懂啥。

追求 琵琶梦

【镜头】堂屋里，杜深忠拨弄着借来的二胡，感叹，“以后咱要是有条件了，也弄张琵琶玩玩。”洗着土豆的张兆珍侧过脸，“可别琵琶了，儿子都上大二了，还要买笔记本电脑呢，得多少钱。”

村里人说杜深忠有文化，他听了把身子挺老直，光笑不说话。

他喜欢别人把自己看成文化人。

杜深忠有个琵琶梦。“有了琵琶这辈子都没遗憾了”。他最早听琵琶曲，是村里广播放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“简直是天籁之音，听着就浑身舒坦。”一直就想有一把琵琶。

电影里，他背着张兆珍，求村里的音乐老师杜庆言带他去县里买，690元，回家怕妻子心疼，撒谎说花了490，后来说漏了嘴，妻子大怒。

“他成天鼓捣这些，能当饭吃？能当衣穿？”过了一年多，提起琵琶，张兆珍还是生气，他过日子心里没数。

杜深忠理直气壮，人活着不能光想吃饭，精神也要“吃饭”。

提到精神，他会有种你们都不懂的落寞，尤其是面对经常打击他的老婆时。

杜深忠曾经也以为自己有机会离开农村，去拥抱他的“精神世界”。他一直认为真正有社会价值的不是种地，是“文学与音乐”。

杜深忠喜欢文学，年轻时看《林海雪原》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、《青春之歌》，那时山里书少，只能借书传阅，借来的《苦菜花》，书页早被掐头去尾丢掉了好多，剩下的部分用铁丝穿着，杜深忠看完了心里舒坦。

他自己也写作，把写好的文章给乡里的老师，老师看了说好，帮他投稿，但没有一篇文章被印成铅字。

不甘心，他参加了鲁迅学院的函授课和培训班，已经记不准是一九八几年的夏天，培训班组织学员到北京听讲座，通知了700多学员，结果来了四五百人。

在“文学热”的年代，一场讲座挤进这么多文学青年，让杜深忠觉得难有“出头之日”，读完了作家王蒙的《切莫拥挤在文学小道上》，他的文学梦破灭了。

如今一想，他也平静了，“还是没那能力。”

妻子张兆珍有一次说，你有那么多报纸，那么多书，有啥用。说完这话，张兆珍面对镜头，又说，“杜深忠越有文化，我越跟他吵，我再不跟他吵，在这家里我就一点地位都没有了。”

这对夫妻也有妇唱夫随的时候。

大年初一，村里开联欢会，杜深忠抱着琵琶上台了，为张兆珍唱的《沂蒙山小调》伴奏。

生存 还不完的贷款

【镜头】忙了一年，杜家收了2000多公斤苹果，只挣了不到1万元，一口白酒下肚，杜深忠说，农民太苦，付出十分收获也得不到三分回报；村民笑了，“今年盼着明年好，明年裤子改棉袄。”

张兆珍埋怨丈夫不会干农活，不中用。杜深忠听了也不反驳。

苹果刚长出来要套袋，村民张光爱说，杜深忠两口子也套不过她一个人，“他俩每天最多套1000个袋，我能套4000个。”

每年收苹果，杜深忠都不满意。他说假农药假化肥坑死人，去年本来能打5000多公斤果子，结果买到了假农药，喷完果树叶子黄了大半，最后只收了2000多公斤，“挣了不到1万元。”杜深忠痛心疾首，连百家讲坛都不看了。

在农村结了婚才能分地，杜深忠35岁才结婚，得到的两亩地都是村里分剩下的，土壤不好，90多棵苹果树长得也忤，村支书张自恩说，每年杜家收果子都比别人少。

他显然心思不在此。家里种的玉米被獾拱了。张兆珍恨恨地骂着，杜深忠却严肃地说，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，“吃点玉米就吃点玉米吧”。

买到假农药的不止杜深忠。“他就是不爱下地”，村民说，喜欢文化没有错，但连肚子都填不饱，文化能顶啥，杜深忠听了懒得理，追求的东西不一样。

杜深忠觉得，农村里总是在争吵，就是缺少一种培养，一种教化，他和焦波说，“这些人的素质就是坐上航天飞机提高也快不了。”

焦波的理解是，在农村，杜深忠看不起别人，但别人对他不会干农活这一点也会瞧不起，这让他很痛苦。

精神无法让他有更好的物质生活。

杜深忠的儿子杜海龙在聊城的大学读电子商务，每年学费5000多元。这笔钱压得杜深忠喘不过气，直到现在，杜家还没还上20年前欠下的几百元高利贷，如今转到银行里已变成2000多元。

张兆珍说，供两孩子上学都掏空了家底，因为交不上70元钱的学杂费，女儿上到初二就退学，后来去滨州一家工厂打工、结婚，日子才好过些。

电影火了，杜深忠的生活并没变化，欠的2000多元钱现在也没还上，他也不在乎。